

忽视、低估与过高评价

——哪些艺术家被忽视了？
又有哪些艺术家被过高评价了？

为什么有些大艺术家会被忽视、低估，未受足够重视？有时是因为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难以被收集集中展示，有时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难以归类，有时是因为这些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长期得不到正确评价，而有时，像费城当代艺术学院的院长古尔德(Claudia Gould)所说的“艺术家们的个性妨碍了他们的事业”。根据我们调查的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家们的观点，最被忽视和低估的艺术家群体里包括女性艺术家、新闻摄影师，以及创造了巴洛克风格杰作的南美洲画家和雕塑家。

南希·斯潘塞 (Nancy Spector),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当代艺术馆馆长

博物馆收藏中经常能发现被忽视的艺术家们的珍贵作品，这些作品在最初被收藏时被认为重要，但是人们口味转变后它们就被束之高阁。一个例子就是李·本提寇 (Lee Bontecou)，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古根海姆收藏的她的作品，是在最近的一次关于她的回顾展上。李·本提寇的例子，让我重新审视古根海姆二战后的收藏，我发现了很多需要重新评价的艺术家，比如艾利斯·阿伊考克 (Alice Aycock)、林达·邦利斯 (Lynda Benglis)、玛丽·考斯 (Mary Corse)、玛丽·米斯 (Mary Miss)、瑞·茂顿 (Ree Morton)、玛丽雅·诺德曼 (Maria Nordman)、汉娜·维尔克 (Hannah Wilke) 和杰克·温绍 (Jackie Winsor) 等等。她们都是女性，这相当值得注意。虽然她们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女权运动已经成为艺术对话的重要内容)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但当时和之后，艺术史仍然由男性主导。

当然，被过高评价的艺术家在博物馆中也经常可见。参观博物馆的人最希望看到名声赫赫的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经常完全忽略名声稍逊的艺术家。在古根海姆，最受宠的艺术家是康定斯基。我丝毫没有贬低康定斯基的意思，只是对于观众这么

保守的现代艺术欣赏观念感到悲哀。

卡米恩 (E. A. Carmean Jr.), 孟菲斯布鲁克斯博物馆艺术顾问和前馆长

詹·利文斯 (Jan Lievens) 是伦勃朗的同时代人，与伦勃朗年纪相同，绘画生涯几乎齐头并进。当时利文斯被认为更有才华，他被带到英国，目标是成为宫廷画家，但是后来每况愈下，而伦勃朗成了伦勃朗。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画过同样的题材，比如戴着穆斯林头巾的男孩。利文斯绝对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但是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奥基芙 (Georgia O'Keeffe) 似乎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画家。她太单调，尽管作品的名气很大，但其原作看上去并不怎么出色。

乔纳森·布朗 (Jonathan Brown) 纽约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教授

只要看过5幅他的画，就等于看过了他所有的作品——总是画日出日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如我们所见，他的人物画十分乏味。17世纪的风景画家里，克罗德·洛兰 (Claude Lorrain) 是个只会三板斧的程咬金。

我心目中被低估的艺术家是17世纪的墨西哥人维拉帕多 (Cristóbal de Villalpando)。在墨西哥，他被尊为殖民地时代的最重要的绘画大师之一，而在墨西哥之外他却默默无闻。他发展了一种带着晚期巴洛克意象的炽热风格，在我看来，他还创作了17世纪最杰出的绘画作品之一——就是为墨西哥城大教堂圣器室画的4幅画。这些复杂的肖像画成功体现了天主教堂的崇高气息，即使你弄不懂画作的内容，依然会被其缤纷的视觉效果打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忽视了殖民地时代的美洲和拉丁美洲艺术。

奥尔加·维索 (Olga Viso), 华盛顿哈什豪恩博物馆和雕塑公园副馆长

希拉多·梅瑞利斯 (Cildo Meireles) 对观念艺术发展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完全的

认识。梅瑞利斯的早期作品有着坦率而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开拓意义。

其他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的被低估的艺术家包括卡洛斯·阿封索 (Carlos Alfonzo)、安娜·梅蒂塔 (Ana Mendieta) 和圭鲁莫·寇特科 (Guillermo Kuitca)。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圭鲁莫·寇特科在自己的绘画中对社会空间进行探讨，是当代绘画的先驱。

已故的弗莱德·森德拜克 (Fred Sandback) 和巴西雕塑家瓦特西奥·卡达斯 (Waltercio Caldas) 被严重忽视，因为他们宁静而深刻的作品通常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其他被低估的艺术家包括莫兰迪 (Giorgio Morandi)、赫苏斯·拉斐尔·索托 (Jesús Rafael Soto)、朱利奥·勒·帕克 (Julio Le Parc)。

很多当代日本艺术和德国绘画与摄影被过高评价。我无法理解艺术市场过分夸大的宣传，以及随之而来的收藏群体的蜂拥购买和响应。市场的过饱和状态，经常迫使一些艺术家离开市场，对艺术家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这有潜在的破坏性。

欧文·山德勒 (Irving Sandler), 纽约艺术史学家

罗纳德·布莱登 (Ronald Bladen) 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而他的作品却被低估了。在他生活的时代，布莱登非常被看好。当时有两位勇于创新的极简主义者，一个是布莱登，另一个是东尼·史密斯 (Tony Smith)。1966年在犹太博物馆举办的“主体结构”展览中，布莱登非常引人注目——他制作了一个引起轰动的9条腿的偏菱形。他名气跌落的原因部分与他的态度有关，很多艺术家也抱着这种态度，就是脚踏实地的工作。

另一位被低估的艺术家是理查德·斯坦克维茨 (Richard Stankiewicz)。他创造的后达达主义风格现在被称作装置。早在1953年，他就制作废品雕塑并展出。但是

后来的劳申柏、马克·德·索维罗 (Mark di Suvero) 和约翰·钱伯兰 (John Chamberlain) 这些后起之秀的出现, 让他黯然失色。在当代艺术家中, 特雷西·艾门 (Tracey Emin) 的成就被极大地夸大了。在英国她是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但是我觉得她的作品很老套。

凯凯·史密斯 (Kiki Smith), 纽约艺术家

虽然朱迪·法福 (Judy Pfuff) 刚刚获得麦克阿瑟奖, 我还是认为她被低估了。老一代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在继续被边缘化。很多比我年纪大的艺术家, 比如约·拜尔 (Jo Baer) 和玛丽·伊代尔森 (Mary Edelson) 依然没有得到她们应得的认可。

卡罗琳·克里斯托福—巴卡基耶夫 (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都灵瑞芙利当代艺术博物馆首席策展人

被忽视的意大利艺术家, 我想指出的是阿尔伯特·拜瑞 (Alberto Burri) 和朱利奥·特科托 (Giulio Turcato)。翻开 20 世纪 50 年代的杂志, 就能发现拜瑞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者们一样活跃,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已经差不多被彻底遗忘了。在二战后, 拜瑞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1952 年, 劳申柏前来参观拜瑞的工作室。如果没有拜瑞, 西班牙也就不会有塔皮埃斯 (Antoni Tàpies)。

20 世纪 60 年代, 意大利正流行“贫穷艺术”, 而有些重要的艺术家与这场运动毫无瓜葛。其中有法比奥·毛瑞 (Fabio Mauri), 在人们开始制作装置和表演作品很长时间之前, 他就探讨了表象的意识形态本质。埃利科·卡斯特兰尼 (Enrico Castellani) 的重要之处在于, 他把环境当成了艺术品。

被忽视和低估的艺术家, 通常是那些较少创作有目标导向作品的艺术家。他们被市场和博物馆双双忽视, 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很难被列入收藏。比马利奥·莫茨 (Mario Merz) 名声逊很多的艾米利奥·普利尼 (Emilio Prini), 为“贫穷艺术”带来了许多基本观念, 而他也是最被忽视的“贫穷艺术家”。

玛丽·艾伦·马克 (Mary Ellen Mark), 纽约摄影师

很多伟大的新闻摄影师, 一直得不到艺术界的承认。事实上, 艺术界一直认为“新闻摄影”并不是艺术。玛格丽特·保克—怀特 (Margaret Bourke-White) 就是一直

在美术摄影领域被忽视的一位艺术家。她为《生活》杂志工作,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她是新闻摄影师, 而不是艺术家。与她同时代的摄影师多罗西·朗芝 (Dorothea Lange) 和沃克·艾文斯 (Walker Evans) 都被认为是伟大的艺术家。而玛格丽特·保克—怀特是一位视野广阔的艺术大师, 她拍摄了美妙的工业图片、风景、城市 and 人物, 还有大量历史上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社会新闻图片。

尤格尼·特赛 (Eugenie Tsai), 纽约独立策展人

毕加索被过高评价了。我不是否认他的重要意义和他的贡献, 立体主义意义深远。但是他几乎被神话了, 人们将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混为一谈, 从而高估了他。他是一位正派的画家, 有很多情人, 他的生活方式很有趣, 但是这些都与他的绘画天才无关。

卡洛斯·巴绍尔度 (Carlos Basualdo), 独立策展人和威尼斯建筑大学副教授

有很多被忽视的艺术家, 古今都有。我想指出来的被忽视的艺术家是巴西的阿特·巴瑞奥 (Artur Barrio)、阿根廷的维克托·格瑞普 (Victor Grippo) 和克罗地亚的伊万·科扎瑞克 (Ivan Kozaric)。这三位艺术家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创作, 巴瑞奥和科扎瑞克今天仍然在制作优秀的作品。另一位著名的被忽视的艺术家莱格亚·佩普 (Lygia Pape),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里约热内卢后具象派团体的成员, 也是参与活动的先锋之一。对他们作品关注的缺乏, 部分原因是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

梅丽萨·裘 (Melissa Chiu), 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馆长

到底一个艺术家被过高评价还是被低估了, 我认为与谁在评价、在哪儿和在什么时间评价有关。纽约的观点也许与上海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的评价结果也不尽相同。

科瑞西·伊莱斯 (Chrissie Iles), 惠特尼美术馆电影和录像策展人

约翰·拉萨姆 (John Latham) 是当今英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对英国年轻一代艺术家有很大影响, 但在英国之外很少能看到他的作品。很多欧洲艺术家在美国没有人知道, 也有很多美国艺术家在欧洲默默无闻。在欧洲还没有理查德·汉密尔顿 (Richard Hamilton) 的回顾展, 这也实在出人意外。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 杰克·古斯坦 (Jack Goldstein) 是风头人物, 他的创作实践使他能够与理查德·普润斯 (Richard Prince) 这样的艺术家相提并论。后来古斯坦被极大地忽视了, 部分是因为他对艺术界的厌倦。

斯图亚特·普雷斯利 (Stuart Brisley) 曾经是英国表演艺术中的重要一员, 他是 20 世纪 70 年代艺术团体 (成员还包括阿康西和玛瑞纳·阿伯拉姆维克 [Marina Abramovic]) 的成员, 但是后来他逐渐掉队了。我上学的时候他还是重要的艺术家, 影响了青年英国艺术家团体 (Young British Artists)、戴门·赫斯特 (Damien Hirst) 以及其它年轻艺术家们。赫斯特经营的题材是死亡和事物的阴暗面, 而普雷斯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探索过同样的题材。

保罗·哈 (Paul Ha), 美国圣路易斯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威廉·包普·L (William Pope.L) 不是著名人物, 虽然他举办过巡回回顾展。我很欣赏他处理社会事件的方式, 他使用类似阿康西的语言, 在系统内默默工作以求改变。

我发现大部分德国后表现主义者都被过高评价。其中也有些大的艺术家, 比如西格玛·保克 (Sigmar Polke), 但是安塞尔姆·基弗 (Anselm Kiefer)、马库斯·吕佩尔茨 (Markus Lupertz) 和 A.R. 潘克 (A.R. Penck) 似乎都是被评价过高了。

毛尼尔·保加—维莱尔 (Manuel Borja-Villel), 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汉密尔顿在美国被低估了, 但在欧洲没有。有类似境遇的还有迪亚特·鲁斯 (Dieter Roth), 最近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展览, 但我仍然认为他被忽视和低估了。在欧洲, 被低估的艺术家有麦克·阿舍 (Michael Asher) 和乔治·布莱切特 (George Brecht)。阿舍的作品非常艰深, 所以很难有市场或观众, 在艺术史和文献的层次上讲, 阿舍的作品很有价值。布莱切特比我们目前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得多, 我们需要给他举办一次大型展览。

两个明显被高估的艺术家是安塞尔姆·基弗 (Anselm Kiefer) 和杰夫·昆斯 (Jeff Koons), 他们的作品华而不实, 没有新意, 而且商业味道太浓。(本文根据美国《艺术新闻》杂志 2005 年第 1 期编译) □

赵艳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